

菲律宾共和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菲 律 宾 共 和 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

下 册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

温锡增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第十七章

改革运动

自 1872 年到 1892 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 171
些年轻菲律宾爱国者所进行的全国改革运动。这些爱国者曾受到戈梅斯、布尔戈斯、萨莫拉等烈士的牺牲的激发来为自己的受压迫的人民而战。这个运动通称为“宣传运动”，因为它公布西班牙殖民的罪恶，为的是使西班牙对这些罪恶加以改正。从这个爱国运动中，何塞·黎刹博士、M. H. 德耳·皮拉尔、格拉西阿诺·洛佩斯·哈埃纳、马里阿诺·庞塞，还有一些别的英雄们崭然露了头角。他们的爱国思想打碎了束缚自己人民的殖民枷锁。

“宣传运动”不是借流血革命来推翻西班牙统治的一种过激的骚动。这是借笔、画笔和唇舌强有力地进“宣传运动”的目的
行的一次和平运动，要求西班牙母国进行改革，以改善西班牙殖民政府和谋被压迫的非

律宾人的福利。

“宣传运动”的目的体现在黎刹博士和他同时人的文章和言论中。其目的如下：

1. 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在法律上平等。
2. 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正规的一省。
3. 在西班牙议会中恢复菲律宾代表。
4. 菲律宾教区的菲律宾化。
5. 菲律宾人的个人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申请纠正冤屈的自由。

这些宣传者，或者说，这些参加改革运动者，是菲律宾各地中产阶级家庭的爱国子弟。他们代表菲律宾知识分子的精华，不但具有艺术和科学的才能，而且也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火热的民族主义。

这些宣传者侪辈中的翘楚是何塞·黎刹博士，来自内湖的一位医生兼小说家；马尔塞洛·H. 德耳·皮拉尔，来自布拉干的一个律师兼新闻记者和格拉西阿诺·洛佩斯·哈埃纳，来自怡朗的一位演说家兼讽刺作家。他们的能干的同事有来自¹⁷² 布拉干的马里阿诺·庞塞，医生兼历史作家；来自伊洛科斯的安东尼奥·卢纳，药剂师兼论文

作家；来自伊洛科斯的胡安·卢纳和来自马尼拉的费利斯·雷苏尔雷克西昂·伊达耳戈，二人都是画家；来自马尼拉的佩德罗·A·帕泰尔诺博士，律师兼文人；来自比科兰迪亚的何塞·马·庞加尼邦，语言学家兼论文作家；来自邦板牙的何塞·阿累杭德里诺，工程师兼政论作家；来自马尼拉的费尔囊多·卡农，工程师兼音乐家；来自布拉干的佩德罗·塞拉诺·拉克塔，教育家兼字典学家；来自伊洛科斯的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民俗学家兼新闻记者；还有来自马尼拉的多米纳多尔·戈梅斯博士，医生兼演说家。

多方面天才的何塞·黎刹博士是“宣传运动”黎刹，“宣传运动”的小说家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在1861年6月19日生于内湖的卡兰巴。他自马尼拉雅典书院以最优等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在圣托马斯大学开始学医。他于1882年去欧洲，三年之后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中央大学完成了他的医学和文学的研究。

就一个神童而论，黎刹在世界的天才中是罕有其匹的。他在三岁的时候学会了字母；他五岁能说西班牙语；八岁他写了一首诗和一个他加禄语的剧本；十五岁他已经是一个有修养的诗人、雕

刻家和画家；十八岁他以他的有名的《献给菲律宾青年》获得全国诗歌竞赛的头奖；并且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卓越的医生、科学家和学者。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会他加禄语、伊洛卡诺语、比萨扬语、苏巴嫩语、马来语、汉语、日语、西班牙语、卡塔郎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兰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文、法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梵文和英语，共二十二种语言。

在西班牙学完医学之后，黎刹和欧洲的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有交往，如，费迪南德·布卢门特里特教授（奥国人）、赖恩霍耳德·罗斯特博士（英国人）、阿道夫·B. 迈尔博士（德国人）、费奥多尔·亚果博士（德国人）、鲁道夫·菲尔霍夫博士（德国人），还有路易·德·韦凯尔博士（法国人）。他在东方、美洲和欧洲游历很广，对他访问过的国家的风俗和文化有锐敏的观察。

黎刹是擅长散文和诗歌的一个文学巨匠。他撰写小说、论文、诗歌、戏剧、历史、辩论文和讽刺文。他的诗歌杰作是《最后的告别》，这是他在被处决的前夕在圣地亚哥要塞的监狱中写的。下面

是他的一些著名的散文著作：《菲律宾人的懒惰》，这是一篇阐述反对菲律宾人的所谓懒惰的漂亮文章；《他加禄语文之研究》，这是一篇讲他加禄语法的著作；还有《今后一世纪的菲律宾》，这是一篇预言西班牙在亚洲灭亡的文章。

黎刹的两本小说《不许犯我》（1887年在柏林出版）和《起义者》（1891年在根特出版）对于菲律宾人的解放事业贡献很大。在这两本小说里，他用完美无疵的西班牙文描写了他的不幸的同胞在腐化的西班牙主人的鞭打下的悲惨情况。无怪西班牙官吏们怕他恨他了。他们禁止他的小说，但是菲律宾人在夜间在晃摇的烛光下偷偷阅读秘密输入的黎刹的作品。

大无畏的律师和作家马尔塞洛·H. 德耳·皮拉尔，是“宣传运动”的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在1850年8月30日生于布拉干省的布拉干市的库庞村。他在圣何塞学院受中等教育，在圣托马斯大学读完了法律。他在1880年开始作律师，不久就以群众的辩护人，反抗西班牙的滥用权力而闻名了。他精通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他参加过城镇节日所举行的许多文艺比赛，趁这时机嘲

德耳·皮拉尔，“宣传运动”的新闻工作者

笑腐败的官吏。他在马尼拉的《他加禄日报》上也写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攻击西班牙当局的恶行。

为了逃避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德耳·皮拉尔于1888年逃往西班牙。在到达那个国家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为和强者作战,而是为我的国家谋求改革”。他主持“宣传运动”的机关报《团结》。在他的有才能的主编下,这个爱国报纸成了菲律宾自由的有力的鼓吹者。

德耳·皮拉尔为改革斗争到底。他居住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段时间,非常贫困并患重病。在《团结》停刊以后,他计划回家,但于1896年7月4日突然死在巴塞罗那,年46岁。他致他同胞的最后的话是:“动手干啊,为我们可爱的国家谋幸福和自由。”

洛佩斯·
哈埃纳,
“宣传运
动”的演
说家

格拉西阿诺·洛佩斯·哈埃纳是“宣传运动”的第一流的演说家。他于1856年12月17日生在怡朗的哈罗,在哈罗神学院读书。他想在圣托马斯大学学医,但是由于他没有非有不可的学士学位,他被拒绝入学。大学既然对他享以闭门羹,他就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工作。这样他就获得了医学知识。他回到哈罗开业行医。因为他虽是

一个医生,但更是一个爱国者,他写文章讽刺腐化的西班牙官吏比医治他的病人用的时间更多。

因为洛佩斯·哈埃纳保卫他的人民的权利,他被西班牙当局所迫害。他在1879年逃往西班牙,在巴伦西亚大学学医。三年以后他放弃学医,移居马德里,和他的同胞共同从事改革运动。以后他转到巴塞罗那,1889年,他在那里创办了一个杂志,名《团结》,自任主编。

洛佩斯·哈埃纳所擅长的是演说。他的演讲不但是雄辩的杰作,也是为他的受压迫的人民的自由所做的雄壮的抗辩。在他的一篇激烈的演讲里,他发出了他那不幸的民族的呼号:“我们要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要选举权和议会里的代表权。”

贫困和疾病折磨洛佩斯·哈埃纳。他在1896年1月20日死于巴塞罗那,年40岁。

“宣传运动”的机关报是《团结》双周刊,洛佩斯·哈埃纳是第一任主编。第一期于1889年2月15日问世,陈述其目的如下:(1)和平地为政治和社会改革而工作;(2)描写菲律宾的可悲的情形,为使西班牙能对这种情形加以补救;(3)反对

反动和中古精神的坏影响；(4)拥护自由思想和进步；(5)维护菲律宾人对生活、民主和幸福的合法愿望。

《团结》自 1889 年 2 月 15 日到 10 月 31 日印
行于巴塞罗那。自 1889 年 11 月 15 日的一期起，
175 它出版于马德里。在 1889 年 12 月 15 日的一期
里有一通告说，马尔塞洛·H. 德耳·皮拉尔任
新主编，接替洛佩斯·哈埃纳。

《团结》的撰稿人大多数是菲律宾人，如德耳·
皮拉尔(普拉里德耳)、黎刹(拉翁·拉昂)、马里阿
诺·庞塞(南宁，提格巴耶，或卡利普拉科)、安东尼
奥·卢纳(塔加-伊洛格)、何塞·马·庞加尼邦(何
马帕)、多米纳多尔·戈梅斯(拉米罗·弗朗科)、佩
德罗·A. 帕泰尔诺、伊萨贝洛·德·洛斯·雷
耶斯、安东尼奥·马·雷希多尔、何塞·阿累杭德
里诺和埃杜阿尔多·德·累泰。有些外国人为
《团结》写文章，特别是奥国学者费迪南德·布卢
门特里特教授和西班牙历史家、政治家米盖耳·
莫拉伊塔博士。

《团结》在西班牙为菲律宾人的目标辩护得很
得力。不幸的是，因为缺乏资金停刊了。它的最

后一期在 1895 年 11 月 15 日在马德里出版。德耳·皮拉尔在他的告别的社论里表示决心，不惜牺牲一切要为他的人民的目标继续战斗。他写道：“我们相信，为赢得一个被奴役压迫的国家的权利和自由，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在 1889 年 1 月 12 日，菲律宾宣传者和他们“西班牙—菲律宾协会”的西班牙朋友们在马德里组织了一个公民团体，名“西班牙—菲律宾协会”，其目的是为菲律宾获得改革。会长是米盖耳·莫拉伊塔先生。副会长是费利佩·德·拉·科尔泰将军，他是曾在菲律宾住过的一个西班牙军人。菲律宾医生多米纳多尔·戈梅斯任秘书。所有在欧洲的菲律宾人都被认为是正式会员。别的国家的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被选为名誉会员。

为了促进工作，这个协会分为三个部门：（1）政治部，M. H. 德耳·皮拉尔任部长；（2）文艺部，马里阿诺·庞塞任部长；（3）娱乐部，托马斯·阿雷霍拉任部长。会员们每月开会一次，讨论菲律宾西班牙问题。他们草写请愿书，通过决议案。

菲律宾人的敌人发动反宣传来损害菲律宾宣

西班牙反
宣传

传者的信誉。因为他们当权，他们对每份《团结》和黎刹、M. H. 德耳·皮拉尔、洛佩斯·哈埃纳以及别的菲律宾爱国者的文章都加以禁止。发觉
176 哪个菲律宾人读这些东西，都要加以迫害，监禁或流放。

许多西班牙作者、修道士以及普通人撰写报纸文章、小册子和书籍诽谤菲律宾人和他们的领袖们。其中有法兰西斯科·卡亚马凯，著有《菲律宾回忆录》（1877—79年出版于马德里，2卷），此书讥笑菲律宾的风俗；修道士米盖耳·卢西奥·布斯塔芒泰，著《巴西奥·马库纳特大爷》（1885年马尼拉出版），讥讽菲律宾人是一个智力低下的民族；维散泰·巴朗泰斯，著《他加禄戏剧》（1890年马德里出版），贬低菲律宾人的马来遗产。

为了抵制《团结》，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辩护人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报《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政策》，双周刊，主编是何塞·费塞德，帕布洛·费塞德（吉奥普吉阿普）和范塞斯洛·E. 雷塔纳（德散加纽斯）是编辑部成员。这一亲西班牙的杂志在1891年2月17日在马德里出版。它在1898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终结的时候消亡。

菲律宾宣传者和他们的敌对者们之间的论战变得很激烈，几乎爆发为真的格斗。有一次黎刹博士向雷塔纳挑战要求决斗，因为雷塔纳在马德里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污辱黎刹的在卡兰巴的家庭。雷塔纳怕格斗，因为黎刹是一个手枪能手和剑术专家。为了救自己的性命，雷塔纳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且撤销他以前所写的文章。另一个英勇的菲律宾宣传者，那个烈性的安东尼奥·卢纳，愤怒地唾那个西班牙作者米尔·德阿斯的脸，那时米尔·德阿斯正在巴塞罗那的德洛斯科里斯塔累斯咖啡馆喝咖啡，并向米尔·德阿斯挑战要求决斗。卢纳的愤怒是由于米尔·德阿斯在西班牙的报纸上写的毁谤菲律宾人民的下流文章引起的。这个西班牙作者，虽然他的体面当众受到污辱，却拒绝格斗。黎刹和卢纳向西班牙和世界证明，虽然他们的皮肤是棕色的，却比损伤他们的白色人更勇敢、更体面。

黎刹在游历世界之后，自 1891 年的 11 月 20 日到 1892 年的 6 月住在香港。在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他和他的被流放的父母、哥哥、姊妹和姐夫姊妹们过得很幸福，行医很顺遂。

菲律宾同盟

177 不听他的家庭和朋友们劝告，他于1892年6月26日回到马尼拉，为了入西班牙的獅薮以捋其须。他知道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正如他所说：“如果一个人为了所爱的而死，为祖国和所看重的而死，死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一到马尼拉就和爱国的菲律宾人接触，向他们说明有必要组织一个公民同盟，来团结人民为国家的福利共同奋斗。

在1892年7月3日的夜间，黎刹在马尼拉汤多伊拉阿街的一间房子里成立了菲律宾同盟。这个民盟有一个会章，是他在香港在菲律宾爱国商人何塞·马·巴萨的帮助下写的。据这个章程所说，菲律宾同盟的目标是：

- (1) 把群岛结为一个紧密、有力、纯一的团体。
- (2) 在一切必要的情形下，互相保卫。
- (3) 防止一切暴力和不平。
- (4) 奖励教育、农业和商业。
- (5) 研究改革的实施。

同盟的标语是“要求大家一样”。其职员是：阿姆布罗西奥·萨耳瓦多尔，会长；德奥达托·阿雷拉诺，秘书；波尼法西奥·阿雷瓦洛，会计；阿古斯

廷·德·拉·罗萨, 检察员。会员中有安德列斯·波尼法西奥、阿波利纳里奥·马比尼、马梅尔托·纳提维达德、阿姆布罗西奥·里昂萨雷斯·鲍提斯塔、莫伊塞斯·萨耳瓦多尔、何塞·A. 迪宋、多明戈·弗朗科、提莫泰奥·帕埃斯、阿尔卡迪奥·德耳·罗萨里奥、努梅里阿诺·阿德里阿诺、提莫泰奥·拉努斯和多罗泰奥·翁-洪科。

菲律宾同盟一成立, 黎刹就坐火车离开马尼拉, 访问他的在马洛洛斯、邦板牙和塔拉克的朋友们。西班牙当局尾随他的行动, 并且搜查他的朋友们的家, 但找不到可以加罪的证据。尽管如此, 1892年7月7日西班牙总督埃乌洛希奥·德斯普霍耳将军下令把他逮捕, 并把他监禁在圣地亚哥要塞。

一星期之后, 7月15日, 在严重警卫之下, 黎刹被带上“宿务”号船, 把他流放到远方的达比丹, 这是西班牙在棉兰老的一个偏僻的前哨地点。没有他的指导, 菲律宾同盟就瓦解了。

菲律宾同盟的几个成员由多明戈·弗朗科和阿波利纳里奥·马比尼领导, 在1893年4月, 力图恢复民盟。他们未能成功, 因为很多会员, 包括

安德列斯·波尼法西奥在内，认为期望从西班牙腐化当局求得改革是没用的。

弗朗科、马比尼和少数的一些爱国者自称是调停人，因为他们约定为“宣传”事业每月交纳五比索定额[会费]。在一个短的时期，调停人乖乖地把金额交了。以后很多人停止交钱，因为他们认识到继续从事和平改革运动是无用的。

“宣传运
动”最后
的功绩

正和历史上所有失败的事业一样，“宣传运动”无声无臭地死亡了，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光荣的回忆而长存。黎刹被放逐到达比丹去了。他所创办的菲律宾同盟崩溃了。在西班牙，由于缺乏资金，《团结》停刊了，庞加尼邦、洛佩斯·哈埃纳和M. H. 德耳·皮拉尔死于贫困和绝望。

“宣传运动”失败了，因为它没能实现其基本的使命——为菲律宾而改革。但是它为波尼法西奥的卡迪普南铺平了道路，后来卡迪普南推翻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

“宣传运动”的瓦解标志着黎刹博士思想上的领导的终结和波尼法西奥的革命的领导的开始。思想者黎刹让位于行动者的波尼法西奥。

第十八章

179

菲 律 宾 革 命

如果当初西班牙对于黎刹博士和别的菲律宾宣传者的要求改革加以留意的话，本来是不会有菲律宾革命的。在 1889—90 出版的他的著名的《今后一世纪的菲律宾》一文里，黎刹警告西班牙说：“如果菲律宾居民的权利被尊重，如果他们别的应得的权利被承认，如果不以欺诈或卑鄙，不以诡辩的或虚伪的解释来执行政府的宽大政策，菲律宾是要遵守法律和文明的生活的。”西班牙无视他的警告，因此它失掉了菲律宾人的爱和忠，遭到了革命狂风的恶报。

世界历史上的每一革命都有它的原因。认为每个民族应有权拿起武器来反对坏的政府者，有古代中国的孟子（公元前 372—289）、伏尔泰（1694—1788）和法国革命的其他哲学家们，以